

凡 妩媚得 流

卞毓方 著

史诗何曾拘泥笔墨，大美由来倚仗望外。
是想象装扮了世界。自然之神因想象而
妩媚，人类因想象而生机勃勃，阔步前进。

就写作而言，少年比的是才气，中年比
的是学问，老年比的是人格。

我的散文观，就两个字：“美”和“妙”。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妩媚得风流

卞毓方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妩媚得风流/卞毓方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ISBN 7-5306-3440-2

I. 妩… II. 卞…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3905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13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6.50 元

目 录

妩媚得风流	1
南风如水	8
天有多高	12
水调歌头	17
浪花有脚	22
烟云过眼	26
星明欲坠下的千斤顶	31
蹦极在云山梦水	35
犹太三星	43
印度洋上	49
台北访李敖	54
海天摘云	59
“走出房门!”	66
车敏洙这个韩国佬	70
快乐快,风	73

如梦之梦	76
少女的美名像风	79
喜悦与恐怖的深度空间	83
雪冠	88
紫陌红尘	91
书生老去血犹沸	94
温州的四条汉子	98
拳坛独语	101
仇家死了	105
轮上的酒窝	110
灼热的夏季	114
乡居纪事	121
陶然忘机	124
九秋天地入吟魂	128
大江送夏	132
菩提的清芬	135
写作陈独秀的日子	139
笑之闪电	145
铃日为印	154
牖中窥月	162
天才是明天的心跳	172
方向盘上的天空	177
当岁月逐步合拢它的折扇	190

纸上逐鹿·····	196
韶峰郁郁 湘水汤汤·····	207
煌煌上庠·····	223
思想者的第三种造型·····	235
魔鬼再访钱钟书先生·····	248
出自幽谷 迁于乔木·····	259
独秀的另类“文存” ·····	272
“大”,是渗透在骨子里的 ·····	288

妖媚得风流

一、沈从文

一地的山水都在向一人倾斜，车过桃源，傍沅水曲折上行，你便仿佛一头闯入了沈从文的领地：白浪滩头，鼓棹呐喊的是他的乌篷船，苍崖翠壁，焰焰欲燃的是他的杜鹃花，吊脚楼头，随风播扬的是他热辣而沙哑的情歌，长亭外，老林边，欢啭迎迓的是他以生命放飞的竹雀——如他在《边城》中一咏三叹的竹雀。

这个人似乎是从石缝突然蹦出来的。若干年前，我在三湘四水滞留过九载，其间，也曾两次云游湘西，记忆中，绝对没有他的存在。他是水面滢漾的波纹，早已随前一阵风黯然消逝；他是岩隙离披的兰芷，早已被荒烟蔓草遮掩。那年月，山林镇日沉默，阳光长作散淡，潭水枯寂凄迷；没有一帆风，因牵挂而怅惘，没有一蓑雨，因追念而泄密。

而今，千涧万溪都在踊跃汇注沅江；而今，大路小路都在争先投奔凤凰。站在沅江镇也就是凤凰县城的古城墙上闲眺，你会惊讶，泼街的游人，都是映着拂睫的翠色而来，然后又笼着两袖盈盈的清风而去。感受他们（其实也包括你自己）朝圣般的净化，饶你是当代的石崇、王恺、沈万山，能不油然而生嫉妒，嫉

妒他那支纤细的笔管究竟流泻出多少沁心的梦泽？并由此激发感慨：与桃花源秦人洞后那似是而非的人造景点相比，这儿才是真正的“别有洞天”。

不在乎生前曾拥有什么样的高堂华屋，只要这曲巷仍有他的一座旧居就行；不在乎一生动用过多少文房四宝，只要这红尘仍有他的文字飘香就行。沈从文自个儿说过：“‘时间’这个东西十分古怪，一切人一切事都会在时间下被改变。”“我……不相信命运，不承认目前形势，却尊敬时间。我不大在生活上的得失关心，却了然时间对这个世界同我个人的严重意义。”好眼力，也是好定力。难怪，当我在从文旧居仔细端详他在各个生命阶段的相片，发现，镜框里的他一律在冲着你微笑，而且是他生平最为欣赏、最为自负的那种“妩媚的微笑”；不管换成哪一种角度看，他的微笑始终妩媚着你。

在旧居小卖部买了一册沈先生的文集。随便翻开，目光落在了一句成语“大器晚成”。——究竟是书上写的有，还是我的错觉？——说他为大器，嗯，肯定没错。说晚成，就颇费思量。从文其实是早熟的，中年未尽就已把十辈子的书都写完。从文当然又算得是晚成的，崛起在他被同代人无情抛弃之后，被竞争者彻底遗忘之后。冷落并不可怕，时髦更不足喜，沙漏毁了时间未废，抽刀断水水自长流。早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从文年甫而立、乳虎初啸之际，他就在返乡途中，写给新婚爱妻张兆和的信中断言：“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

公平自在山川日月。一九八八年，从文病逝于北京，归葬于老家凤凰。山城之侧，沱江之畔，丹崖之下，一方矗立的皱石作

了他的墓碑兼安息地。山是归根山,水是忘情水,石是三生石,倦游归来的沈从文,在这儿画上了他一生的最后一个句号。

碑的阳面,刻的是他的剖白:

照我思索 能理解“我”

照我思索 可认识“人”

碑的阴面,刻的是他一位至亲的敬谏:

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二、猛洞河

两山夹一水。山,不算高,气韵倒也生动,有苍苍古木从蒙翳间耸拔,有茫茫烟霏自幽壑中出没;临流皆削壁,石纹纵横有致,笔划俨然,宛若造物的象形天书;壁上苔痕斑驳,一副地老天荒的道貌。时当巳未午初,阳光自山右林梢射入,水面半呈淡绿,半呈浓黛。

有小舟泊在岩畔清阴里,岩脚有一缕裂隙,自下而上,蜿蜒潜入丛莽,那便是渔人进出之路。须臾,又见一小舟系于突崖飞石下,船头坐着一位紫衫少女,在织一件鹦哥绿的毛衣。突崖上方有一洞,洞口钟乳垂悬,藤萝掩映,极为隐蔽。停船进洞一游,其内并无什么玄机妙景,惟觉高爽而宽敞,深邃而干燥,颇适宜住人。从前或许当过神仙的洞府,或隐士的石庐,甚或土匪的巢穴。

猛洞河的看家节目,是人看猴子,不,猴子看人。它们啸聚

在幽谷老林，远远地瞧见游船近了，就呼朋唤友、扶老携幼，蹦蹦跳跳下到水边，龇牙咧嘴，作饥饿状，逗引众位文人学士，纷纷慷慨解囊，布施零食。喏，猴妈妈告诉猴孩子，那个大呼小叫，相貌如港督董建华的，是内蒙草原的杨啸，那个出手大方，姿态优雅的，是天津卫的赵玫，那个扔花生像射子弹一样刚猛的，是山西的韩石山，还有那个故意把橘子丢到水里，考验咱猴们能耐的，是北京的周大新。哪个？噢，那生着白净面皮，瘦挑身材，眼镜片呈淡紫色，在一旁静观的，是四川的流沙河，护在他身前，生怕他一不小心失足落水的，是他的夫人吴茂华。

——诸君莫笑，猴界自有它们的《后猴文本》、《识人指南》，以及最新版本的《儒林外史》。谁让人类认猴是咱们的祖先来着！

而我却在看树。我知道，此时此刻，树们也在看我。我看树，是看它们如何攀登峭壁，占领悬崖，上指云霄，下临无地。树们看我，也许是在纳闷，这个假作斯文、酸里酸气的家伙，大老远地跑来，不图与猴同乐，不图啸傲山水，兀自眼光灼灼盯着咱众姐妹不放——难道痴想咱姐妹一个个都化作仙女，嫁了他不成？

流沙河老先生顺着我的视线，瞄了一眼，幽幽地说：“最危险的地方，也最安全。”

此公说的是树，也是说人。

游船惜别众猴，继续前行。任芙康又在炫示他的《文学自由谈》；叶兆言又在神聊他的文坛掌故；叶蔚林则在吹嘘王村的文物，以往他多次到过那里，想必大有斩获；孙健忠报道说前方快到小龙洞，洞里有条暗河，要坐小船才能进去，大家务必注意低头，不要撞上洞顶的岩石。文武百官到此尽须折腰，看来，大贵人无缘入内。

毕淑敏一边嗑瓜子，一边微笑地倾听各路谈讲。

沿途我都在看山，看云，看树。迤逦行来，河道回环转折，想当初溪涧奔流到此，面对层峦叠嶂，注定要撞山裂石，大发神威，然后辟出一条生路，呼啸前行，到了一处，又见高崖屏挡，群峰锁户，于是再度上演柔与刚、攻与守的殊死大战。如此这般，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历经亿万斯年，这才有了名实相副的猛洞河。

那一幕幕生猛大片，如今再也看不到了，猛洞河已被拦腰闸起，约束成一方澄碧渊淳、波澜不惊的水库。正嗟叹间，手机突然响起。——奇怪这山野僻地，哪儿来的无线电信号？接听，是儿子打来的，我道是什么要紧事，原来是报告美国大选的最新进展，以及香港凤凰卫视台的各类时事新闻。唉，人类真是一窍千虑，连和自然短暂的相亲也不能彻底放松。恐惹山精水魅嗤笑，我嗯嗯啊啊地应对几句，赶紧关机。

三、张家界

张家界绝对有资格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假如有人把她的大美翻译成人类通用的语言。

鬼斧神工，天机独运。别处的山，都是亲亲热热地手拉着手，臂挽着臂，惟有张家界，是彼此保持头角峥嵘的独立，谁也不待见谁。别处的峰，是再陡再险也能踩在脚下，惟有张家界，以她的危崖崩壁，拒绝从猿到人的一切趾印。每柱岩峰，都青筋裸露、血性十足地直插霄汉。而峰巅的每处缝隙，每尺瘠土，又必定有苍松，或翠柏，亭亭如盖地笑傲尘寰。银崖翠冠，站远了看，犹如放大的苏州盆景。曲壑蟠涧，更增添无限空蒙幽翠。风吹过，一啸百吟。云漫开，万千气韵。

刚见面，张家界就责问我为何姗姗来迟。说来惭愧，二十六

年前,我本来有机会一睹她的芳颜,只要往前再迈出半步。那是为了一项农村调查,我辗转来到了她的附近地面。虽说只是外围,已尽显其超尘拔俗的风姿。一眼望去,峰与峰,似乎都长有眉眼,云与云,仿佛都识得人情,就连坡地的一丛绿竹,罅缝的一蓬虎耳草,都别有其一种爽肌涤骨的清新和似曾照面的熟络。是晚,我歇宿于山脚的苗寨。客栈贴近寨口,推窗即为古道,道边婆娑着白杨,杨树的背后喧哗着一条小溪,溪的对岸为聳立的峰峦。山高雾大,满世界一片漆黑。我不习惯这黑,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披衣出门,徘徊在小溪边,听上流的轰轰飞瀑。听得兴发,索性循水声寻去。拐过山嘴,飞瀑仍不见踪迹,却见若干男女围着篝火歌舞。火堆初燃之际,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树枝。燃到中途,树枝通体赤红,状若火之骨。再后来,又变作熔化的珊瑚,令人想到火之精,火之灵。自始至终,场地上方火苗四蹿,火星噼噼啪啪地飞舞,好一派火树银花。猛抬头,瞥见夜空山影如魅,森森然似欲探手攫人,“啊——”,一声长惊,恍悟我们常说的“魅力”之“魅”,原来还有如此令人魂悸魄悚的背景。

从此,我心里就有了一处灵性的山野。且摘一片枫叶为书签,拣一粒卵石作镇纸,留得这脉红尘之外的秋波,伴我闯荡茫茫前程。犹记前年拜会画家吴冠中,听他老先生叙述七十年代末去湖南大庸写生,如何无意中撞进张家界林场,又如何发见了漫山诡锦秘绣,欣羨之余,也聊存一丝自慰,因为,我毕竟早他四五年就遥感过张家界,窃得她漏泄的吉光片羽。

是日,当我乘缆车登上黄狮寨的峰顶,沐着濛濛细雨,凝望位于远方山脊的一处村落,云拂翠涌,忽隐忽现,疑幻疑真,恍若蜃楼,想象它实为张家界内涵的一个短篇。不过,仅这一个短篇表现力就足够惊人,倘要勉强译成文学语言,怕不是浅薄如我者

所能企及。天机贵在心照,审美总讲究保持一定的距离,你能拿酒瓶盛装月白,拿油彩捕捉风清?客观一经把握,势必失去部分本真。当然不是说就束手无为,今日既然有缘,咦,为什么不鼓勇试它一试。好,且再随我锁定右侧那一柱倒金字塔状的岩峰,它一反常规地拔地而起,旁若无人地翘首天外,乍读,犹如一篇激扬青云的散文,再读,又仿佛一集浩气淋漓的史诗,反复吟味,更不啻一部沧海桑田的造化史,——为这片历经情劫的奇山幻水立碑。

南 风 如 水

中山、南海、新会，三人的祖籍几乎挨在一起。瞧一眼珠江三角洲的地图即可明白，他们都是伴着南中国海的涛声长大的。时届晚清，那海韵已迭次溶进了号角鼙鼓；世人看到，在滔天的雪浪、血浪涌过之后，紧跟着洪秀全、容闳的脚印，先是走出了疾呼“三千年一大变”的康有为，而后又走出了创立“三民主义”的孙中山，而后又走出了自许“中国新民”的梁启超。三人的故居也齐楚轩敞，像模像样。孙中山的是西风东渐式的小洋楼，康有为的是明清世家的旧式华屋，梁启超的是民国初年的大宅院；或因祖上殷实，或因家道中兴，上百年的岁月仍磨损不去骄人的光泽，这是什么？这就叫物质基础。

孙中山的故居辟有园林。林中遍植草木，一木一品，繁茂多姿。如香樟，如斑竹，如银杏，如紫荆；如龙眼，如芒果，如菩提，如棕榈；如孔雀杉，如凤凰木，如鱼尾葵，如鸡蛋花。这都是认识的，认而不识，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比比皆是。世人常讲“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此园的主题却是“林子大了，什么树儿都有”。难怪，当你穿花拂叶，脚步尚未踏进故居的门槛，神思尚未潜入先行者的历史，自

然而地，顿觉有一股灵气，南国的灵气，清清冷冷飘飘逸逸，随晨风扑面而来，嗅之沁心润肺，再嗅涤骨洗髓。

南海境内有西樵山，山之崖有白云洞，传说康有为曾在那儿苦读，每每“赤足披发，啸歌放言”，被乡民嘲为疯子。我去的那天，时值午后。山形浑朴，并无峥嵘峭拔之势，却为云缠雾绕，幽邃莫测。越野车沿山路盘旋而上，至主峰，遥望绝顶开阔处，赫然塑有观音大士的宝像，状极雄伟、庄严，为生平所仅见。凡人至此，谁不心融神释，尘虑顿消？待气喘吁吁地拾级而上，近得佛像跟前，却见庞伟的基座上恣意镌刻着捐助者的大名，不，俗名；更有两后生，正踮起脚尖伸长胳膊往上率性涂划，禁不住为之摇头长叹。敢情是起了天人感应，方唏嘘间，半空里几串炸雷响过，一场噼噼啪啪的滂沱大雨兜头淋下。上苍的震怒是霹雳交加的，雨箭雨鞭清楚它在惩罚什么。游人四散躲避，我辈也急速奔下台阶，钻进泊在场内的汽车。看那架势，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于是中断游览，取道下山。

出山不足百步，雨即止，回望山顶，依然是云漫漫雨茫茫的一片。车行至岔道口，向路人打听康有为的故居，答说在前方，一个叫丹灶的小镇；再问仔细，又说是在镇外，一个叫银河苏的村子。七拐八拐觅到地点，日已昏黄。故居的大门早落了锁，遍寻左右，也找不着管理人员，没办法，只好在四周随便转悠。屋宇业已颓旧，但未败，山墙古朴而威严，地基宽阔而厚实，看得出，当年在这一带是颇为气派的，不愧为诗礼传家的高尚门第。宅前场院的右侧，立有康氏的铜像，暮霭里，一个神色匆匆的身影。一袭青衫，满目忧虑。是首次上书未达圣听归来？还是正赶往挂牌讲学的“万木草堂”？场院的前方有弯荷塘，花叶已过了鼎盛期，露出一派萧疏，落寞，偏有三五男女仍在全神贯注地

摄影，镜头对准选定的残荷，一动不动，宛如天文学家在观察银河的星蒂。

梁启超的故居在茶坑村，贴近新会有名的小鸟天堂。已忘了是先去打扰小鸟，还是先去拜谒任公，只记得是晌午，天气燥热的时分。门前有小溪流淌，水尚澄净，屋后环山，山巅耸塔，塔尖变幻着浮云。入院，左侧为怡堂书室，乃任公少年时读书的地方，右侧正大兴土木，该是在扩大纪念堂所的规模吧。经书室内，曲折抵一回廊，观看梁氏生平图片与实物的展览；因为走错了门，结果变成倒着看，由身后而生前，由老壮而稚幼，由终局而起点；及至中途发现，已不想更改，索性换个角度，自省，自嘲，加自虐。你要想体会个中滋味，不妨想象一部早期国产默片在银幕上跳跃式地倒带。

三人中，以康有为居长，大孙中山八岁，梁启超十五岁。康有为仕途不顺，十六岁进学，而后六考六败，饱尝世俗的白眼，直到三十六岁，才侥幸中举。话说他中举后不久，也就是在广州办“万木草堂”书院的那一阵子，有一天，正在广州行医的青年俊彦孙中山，慕其名声，托人致意，想要和他交个朋友。谁知康圣人恃才自傲，眼空无物，居然牛皮烘烘地发话：“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笑话！孙中山又岂是摧眉折腰、低首下心之人？此事因而作罢，两位尔后在各自的轨道上龙吟虎啸、揽星摘月的风云人物，就这样擦肩而过。

梁启超是三人中的小弟弟，崛起却最早，他十一岁进学，十六岁高中举人。十七岁上，得以相遇老秀才康有为，经过一日的长谈，终于为后者“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般的学问和思想震慑，从此拜在康门，成了康大师手下最得力的弟子。以举人之身，拜秀才为师，这不仅要有眼力，还要有非凡的勇气。你不能

不承认他是真正的早慧。设身处地,你或许会附骥权威,攀鸿显贵,恭敬上司,心仪英雄,魂销美人,然而,假如你已成功挤入上流社会,有朝一日,面对比你更为优秀的基层精英,是否也能心悦诚服地降贵纡尊、俯首折节?

三人中,以孙中山的功勋最为卓著,他缔造了中华民国。正是有鉴于此,他出生的香山县,嗣后改名为中山县。华夏各地,以“中山”命名的街道、学校、公园、殿堂之类,多得数不胜数。康梁生前,以他俩的故乡南海、新会为名号的尊称——康南海、梁新会,也已广泛行世,妇孺皆知。前者,至今仍活在书报杂志和世人的嘴上;后者,似乎已湮没无闻。是梁启超的声望、业绩逊于他的老师?不是,绝对不是。举个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毕生推崇梁启超,他求学时代的笔名“子任”,就是取自梁氏的“任公”,他与蔡和森组织的“新民学会”,也是因袭梁氏的《新民丛报》,及其《新民说》;在习惯乃至心理上,毛泽东始终称“梁康”,而不是俗传的“康梁”。

也许是“任公”的名头太响,无形中掩盖了他的郡望。

中山故居门前有一株细叶榕,榕树下有一组雕像,塑造的是某位参加过太平军的冯姓老人,在给年幼的孙中山讲古。近据《羊城晚报》披露,香山抑或南粤冯氏族人的一位先祖,曾在十九世纪初叶漂洋过海,旅居德国,并在那里遗下一支血脉。一九九二年,一位外表已经绝对欧化的青年——冯氏在德国的第六代后裔哈根·亚瑟,携其女友,专程来中山寻根;这宗跨国,不,跨洲觅祖的韵事,如今仍在热心人中继续。啊,万里不算路遥,天涯永远呼应着海角,既然五湖四海皆兄弟,五大洲四大洋又为什么不能共一份和平,同一份繁荣?!——回头打量雕像中的那位太平天国老战士,不禁生发浩茫而微醉的联想。